南華眞經注疏卷第五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爲而自化也疏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爲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得爲治疏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唯一所謂壽考也故又云萬物與我爲一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疏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

因任允當斯位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也疏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爲宗物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任自然之運動疏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無爲而治天下也蓋何爲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爲者自然爲君非爲也疏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爲因任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正道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疏夫君道無爲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自居下用道觀察分義分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疏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爲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爲應之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已所以悉皆備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措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不與天地而俱生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道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疏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也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得其事疏雖則治人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稱適故事事有

宜而天下治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者萬物之末用也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假外爲故眞技術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宜事便無用難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理事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淺之深之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

疏夫兼天所以無爲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群庶者何爲哉蓋無欲而蒼生各足無爲而萬物自化也淵靜而百姓定

疏一人垂拱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爲證無心得而鬼神服

疏一無爲而群理都舉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爲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爲鬼神之所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疏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夫子者老子也莊子師老君故曰夫子也刳去也洒也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

斯最爲物本歎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君王可不法道之無爲洗去有心之累者耶

無爲爲之之謂天 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 疏 無爲爲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之天此不爲爲也

無爲言之之謂德 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眞德 疏 寂然無說而應荅無方譬縣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也

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疏 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德澤弘普措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 夫刻彫衆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僉合自然任而不割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疏

夫韜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豈殊於物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波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無不同故萬乘任庶物之不同順蒼生之爲異而群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 疏 位居九能獨有斯萬五威誇

故執德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疏 能持己前之德行者可謂群物之綱紀也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疏 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

循於道之謂備 夫道非偏物也 疏 循順也能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挫志之謂宁 內自得也 疏 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以世物屈節其德宁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心大故事無不容也疏韜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己前十事則能包容物務心性寬大也沛性寬閑德澤滂沛故爲群生之所歸往也乎其爲萬物逝也疏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疏逝往也心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爲既不羨於榮華故不貴於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索故藏之於淵金出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岳也不利貨財乃能忘我況貨財乎疏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常用貨財豈復將爲利也不近貴富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疏寄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疏遠乎軒冕內不近乎富貴也不樂壽所謂縣解疏假令壽年延永不以爲樂性命夭促不以爲哀不榮

通不醜窮忘壽夭於胸中況窮通之閒哉疏富貴榮達不以爲榮華貧賤窒塞不以爲醜辱壽夭嘗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皆委之萬物也疏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己用爲私分也不以天下爲己處顯忽然不覺榮之在身疏覆育黔黎王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顯顯則明不顯則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也默而已疏下必也顯智豈曰韜光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蛻然無所在也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爲一府冥於變化故死生同其形狀死生無變於己況窮通夭壽之閒乎夫子曰夫道

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疏至理深玄譬猶淵海漻然清絜明燭鬢眉淵則嘆其居寂以深漻漻則歎其雖動而恬絜也本亦作君字者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寂彰疏鳴由寂彰應由眞起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蘊宮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若不感無由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萬物孰能定之應感無方疏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疏素眞也逝往也王德不驕不務任眞而往既抱朴以

清高故羞通於物務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知不逆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起用用不乖本義也故其德廣任素通神而後弥廣疏夫清素無爲任眞而往神知通物而恬立本原用不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是豈非大中之道邪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顯出聖心聖心之出良由物採欲和而不唱不爲物先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疏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之夭壽立盛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如是者其唯王德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疏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具衆美故爲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无聲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視絕聲不可以耳聽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疏雖復

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諧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者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疏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遣之又遣故深之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遣既而非測非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疏遣之又遣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稱適千差萬品求者即供若縣鏡高堂物來斯照也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疏騁縱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

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恣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藥理無不當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此寄明得眞之所由

疏 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闇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丘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觀見之義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群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無所覺知闇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眞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眞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眞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所顯方法列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言用知不足以得眞

疏 索求也故絕慮不可以心求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疏 非色不可以目取也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聰明喫詬失眞愈遠

疏 喫詬言辨也離言不可以辨索

乃使罔象罔象得之

疏 罔象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知與離朱自涯而反喫詬言辨用力失眞唯罔象無心獨得玄珠也

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以得之乎

明得眞者非用心也罔象然即眞也

疏 離婁迷性恃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罔象而得珠勗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黜聰隳體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疏 己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

風塵懷道抱德清廉絜己不同人世堯知其賢欲讓天下莊生示有承禀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疏 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德庶因王倪遥能屈致情事不決故問許由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圾危也

疏 殆近也圾危也若要齧缺讓萬乘危亡之徵其則不遠也

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

疏 叡聖也給捷也敏速也夫聖人治天下也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多聞多見今齧缺乃內懷聖智外眩聰明詞鋒捷辯計數宏遠德行性識所作過人其迹既彰必以爲患危亡之狀列在己下

而又乃以人受天

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疏 物之喪眞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令復其初故自然之性失之遠矣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弥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强禁

疏 過之所由生之過患而不知患生之由智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眞

疏 若與天位令御群生必運乎心智伐乎天理則物皆喪己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本身而異形

夫以萬物爲本則群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

疏方將也夫聖人無心因循任物令齧缺以己身爲本引物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患自斯而始也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知以御世遂將徇迹捨己効人馳驟奔逐其速如火矣方且爲緒使將興後世事役之端疏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爲而任知御物後世勞役自此爲端方且爲物絃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疏絃礙也不能用道以通人方復任智以礙物也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正務疏方將顧盻四方撫安萬國令彼之氓黎應我之化法方且應衆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剝仁以應宜也疏用一己之知應衆物之宜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疏將我已知施與物衆令庶物從化物既失之我亦未得也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其弊既乖淳古所以無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效疏族藪也夫齧缺隱居山藪高尚其志不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混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尚清遐良可效耳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衆父父者所以迹也疏父君也言齧缺高尚無爲不夷乎俗雖其道可述適可爲衆人之父而未可爲父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上

而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爲有爲爲無爲有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爲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性玄之又玄而爲衆父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云衆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主乃爲亂率

疏 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必亂二塗皆以智爲率

北面之禍也

夫桀紂非能殺賢臣知之迹以禍之

疏 桀紂賴聖智以殺賢臣故聖智是北面之禍也

南面之賊也

田桓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疏 田桓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注云田桓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疏 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封疆之人也嘻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之德光臨天下請祝願壽富多其男子

使聖人壽富多男子

堯曰辭使聖人壽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疏 夫富壽多男子實爲繁撓而能體之者不廢無爲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列在下文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疏 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何意謂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疏 夫子胤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爲之德適可以益有爲之累所

以並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疏 我始言汝有無雙照便爲體道聖人今既捨有趣無適是賢人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疏 天地造化爲萬物各有才能量才授官有何憂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疏 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群有而不以私焉斯事無爲也

夫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而鷇食 仰物而足 疏 鶉鷃鶉也野居而無常處鷇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處儉薄譬彼鶉鷃供膳裁充方茲鷇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情於滋味乎

鳥行而无彰 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疏 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倡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疏 運屬清夷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時昌盛郭注云倡狂妄行恐乖文旨

天下无道則脩德就閒 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故無爲而無不爲者非不閒也 疏 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遥遁世所謂隱顯隱迹全我生道嘉遁閒居逍自在用捨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 疏 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爲一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囂俗以消外何必鼎湖之舉獨爲上仙安期之壽方稱千歲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之疏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乘雲御氣届于天帝之鄉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往乘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從非有殃辱之事曾何足云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疏請言既訖封人於是去之堯方悟其非所以請問封人曰退已疏所疑已決宜速退歸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而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蓋有道之士也禹往見之則耕在

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疏唐虞之世南面稱孤逮乎有夏退耕於野出處頓殊有何意謂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疏夫賞罰者所以著勸畏也而堯以無爲爲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褒賞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爲此顯堯之聖明其德如是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疏盛行

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矣

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偲偲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闡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末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獘獘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便弃而不治將以絶聖而反一遺知而盜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録其絶聖弃智之意焉

疏 闔何不也落廢也偲偲耕地之貌伯成謂禹爲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但澆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獘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爲不及無爲故尚遠迹以明絶聖弃智者耳

泰初有无无有無名

無有故無所名

疏 泰太初也元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爲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 一應道也有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

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不自不他不知所以生故謂之德也

末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疏雖末有形質而受氣以有素分然且此分脩短慤乎更無間隙故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氤氳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成生理謂之形疏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疏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有愚有智既而宜循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易故謂之性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恬以不爲而自得之疏率此所稟之性故至其德處修復生初之德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有情於憎愛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疏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疏緡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群生唯迹與本罄無不合故曰緡緡是混俗揚波同塵萬物既若愚迷又如

昏暗又解既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緡緡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順者大矣疏總結已前歎其美盛如是之人可謂深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强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性情也疏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荅汎論無的故曰有人布行政化使人傚放以已制物物失其性故已之可者物或不可已之然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已亦爾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高顯易見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爲辯雄辯分明如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疏結前問意如是之人得爲聖否老聃曰是齊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疏齊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怵惕心慮也此答前問意技有本或作枝字者言是非易奪枝分葉派也執狸之狗成思猘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其常然也疏猘狙獼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遭係頸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猘猴本居山林逸放曠爲挑攫便捷故失其常處狸有本作貍者竹鼠也上下若而所不能闚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疏

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絕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識無情皆曰終始故言衆也咸不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設猿狙之能高張懸寓之辯令物効已豈非過乎

有形者與无形無狀而皆存者盡无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其動止也

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興廢此六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倣效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

有治在人

不在乎主自用（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教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

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疏）豈唯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唯事與理平等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疏）入會也凡天下難忘者已也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者故冥會自然之道也

魯君謂蒉蒯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疏）薦獻也蒋閭及季姓也蒯

蒋閭蒯見季徹曰魯君謂蒉蒯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徹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勉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爲政之道當時率爾恐不折中敢陳所告試獻吾賢必不宜幸希鍼艾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爲政之道先須躬服恭敬儉素清約然後拔擢公平忠節之人銓衡質直無私之士獻可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歌擊壤誰敢不和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必服恭儉非志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志

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

疏局局俛身而笑也夫必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偽情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爲南面之德何異乎螳蜋怒臂以敵車轍用小擬大故不能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

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疏夫恭儉公忠非能志淡適自顯燿以炫衆人既高危必遭隳敗猶如臺觀峻聳處置危懸雖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久

多物將往

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

疏觀臺高迥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湊

投迹者衆

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疏顯燿動物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者多也

蹶然驚曰勉也汪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疏 覩覩驚貌也汪無所見也乍聞高議卒爾驚悚思量不悟所以汪然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疏 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爲乘理所願一言庶爲法教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履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疏 夫聖治天下順群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爲率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 溟涬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疏 溟涬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則治合淳古物皆得性詎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爲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疏 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故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定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疏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隧地道也搰搰用力貌也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塗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汎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託二賢以明稱混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疏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教其機器庶力少功多輒進愚誠未知欲否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疏奈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若抽引欲論數疾似泆湯之騰沸前輕後重即今之所用桔槔也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機變存乎胷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縣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爲此未體真修故抱一守白

者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疏瞞羞怍之貌也既失所言故不知何答也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疏有間俄頃也奚何也問子貢汝是誰門徒作何學業曰孔丘之徒也疏答宣尼之弟子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疏於于佞媚之謂也言汝博學贍聞擬似聖人諂曲佞媚以蓋群物獨坐弦歌抑揚哀歎執斯聖迹賣彼名聲歷聘諸國徧行天下汝方將忘汝神氣隳肢體而庶幾乎不忘不隳則無庶幾之道疏幾近也汝忘遺神氣隳壞形骸身心既忘而後庶近於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疏而汝也乏闕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理矣以已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速往無廢吾業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疏卑陬慙怍之貌頊頊自失之貌既被詆訶顏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疏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爲夫子也向見之人修何藝業遂使先生一覩容色失常竟日崇朝神氣不復

門人怪之所以致問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丘也不知復有夫人也疏昔來稟學宇內唯夫子一人今逢丈人道德又更深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既未體乎眞假實謂賢乎仲尼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疏夫事以適時爲可功以能遂爲成故力少而見功多者則是適時能遂之機子貢述昔時所聞以爲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汪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道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疏今丈人問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群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芒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斯談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无益損

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疏 謷誕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淳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爲縱令舉世贊譽稱爲斯德知爲無益曾不顧盻舉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蓋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 疏 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渾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古所以知其不眞渾沌氏之術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疏 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能順今而適變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眞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 疏 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 夫明白入素无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眞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疏 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爲虛淡復於淳樸之原悟眞性而抱精淳混囂塵而游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必不驚也 且渾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爲彼在此爲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疏夫渾沌無心妙絕智慮假令聖賢特達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疏諄淳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濱涯大壑海也諄芒苑風皆寓言也莊生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爲賓主相值海涯苑風曰子將奚之疏奚何也之往也借問諄芒有何游往曰將之大壑疏欲往東海曰奚爲焉疏又問何所求訪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泄之而不乾以譬至理而其義亦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苑風曰夫子无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疏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諄芒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爲治方苑風既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黔首願聞聖化之法也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疏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如此則天下太平彝倫攸敘聖治之術在乎茲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皆因而任之疏夫所乖舛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

任物必須覩見其情事而察其所為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也疏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為而不使物從已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疏撓動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顧眄則四方欵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其義如是有本作頤字者言用頤指揮四方皆服此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三神以上聖治以下次列德神二人願聞德人疏前之聖治以蒙敷釋德人之義深所願聞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率自然耳疏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凝神端拱寂爾無思假令

應物行化曾無謀慮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疏懷道抱德物我俱忘豈容蘊蓄是非包藏善惡邪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疏夫德人惠澤弘博徧覃群品故貨財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普天慶悅率土安寧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疏夫嬰兒失母心怊悵而無所依行李迷塗神儻恭而無所據用斯二事以況德人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疏寡欲止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都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也疏德者神人之迹耳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復光如日月即照而亡隳體黜聰心形俱遣是故與形滅亡者也

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疏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間而未嘗不逍遙快樂既達樂斯無事矣

物我虛幻是以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無迹也疏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忘生而生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視萬物之還原覩四生之復命是以混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无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門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師衆也武王伐紂疏兵渡孟津時則二人共觀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

故離此患也離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濟世而揖讓干戈優劣疏縣隔以斯商度至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之禍也

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疏

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虞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減其德日衰故讓重華令其緝理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疏宇內清夷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之爲君此頌悟無鬼之言許其有理也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疏瘍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療亦猶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是以不病則無醫不亂則無聖禿而施髢病而求醫疏鬢髮如雲不勞施髢幸無疾恙豈假醫人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此之二句總結前旨也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

色燋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疏操執也脩理也燋然憔悴貌夫孝子之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務矜以榮顯事不得已是故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不使能能者自爲非使之也疏巧拙習性不相奪企非尚而使之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疏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高樹之枝無心榮貴也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疏上既無爲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疏端直其心不爲邪惡豈識裁非之義率乎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愛之仁者也實

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爲忠任眞當理豈將此當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疏賜蒙賴也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相驅使理固自然譬彼股肱方茲耳目既無心於爲造豈有情於蒙賴無爲理物其義亦然是故行而爲迹王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疏君民淳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之可記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疏方之首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疏善事父母爲孝諛偽也諂欺也

不以正求人謂之諂爲臣爲子事父事君不諂不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疏不肖猶不似也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爲不肖未知正理的在何許也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爲

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疏 嚴敬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諫爭是也夫違俗從親謂之導諛而違親從俗豈非諂佞邪且有逆有順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疏 勃怫皆嗔貌也導達也謂其諂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已諂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導諛舉世皆爾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疏 夫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衆既從之故不相罪坐也譬故以聚衆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本有作璧字者言合珪璧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疏 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爲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僞之人不謂導諛翻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衆人可謂愚癡之至

知其愚者非大愚

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疏）解悟也靈知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愚非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疏）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祈求也夫三人同行一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人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勝悟劣故也今宇內皆惑莊子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所尚也（疏）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也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楊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侯聽於古樂悅焉而睡聞鄭衛新聲欣然而喜即其事也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存懷（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蘊群聖之靈府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常自用也（疏）出顯也至道之

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僞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塗至言於乎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

以一蚉踵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疏 踵足也夫迷方之士指北爲南而二惑既生蚉脚不行一人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疏 夫二人蚉踵所適尚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用固不可得此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而同之

疏 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誰其比憂趣令得當時之適不不推則物我安矣

疏 比與也若任物解惑弄而不推則彼此逍遙憂患誰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及其爲惡與也

疏 厲醜病人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自化

遽速也汲汲匆迫貌言醜人半夜生子速取火而看之情意忽忙恐其似已而厲醜惡之甚尚希改醜以從妍欲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推自無憂患

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

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疏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爲祭器名曰犧樽也閒別既削刻爲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弃之溝瀆不被收用若將此兩斷相比則美惡有殊其於失喪木性一也此且起譬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疏此合譬也桀跖之縱凶殘曾史之行仁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眞之處實同且夫失性有五疏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疏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貪以此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淫滯俗聲不能聞道故曰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中顙疏五臭謂羶薰香腥腐慢塞也謂刻賊不通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顙顙也外書呼香爲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窺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疏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著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成痾舌失其味故言厲爽也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疏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亂其心使自然之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故曰飛揚也此五者皆生之害也疏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害生之斧是生民之巨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

所謂得也疏離鼓用力貌也言楊朱墨翟各擅然之理故非莊生之所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已能失性害生以此爲得既乖自

鳩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既僞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困而爲得者則何異乎鳩鴲之鳥在樊籠之中倂其自得者也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疏皮弁者以皮爲冠也鷸者鳥名也似鷸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鷸冠此鳥知天文者爲之冠也搢插也笏猶珪謂插笏也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浮僞之徒以取舍爲業故聲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指笏約束其外形背無爲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爲得何異鳩鴲也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疏支塞也盈滿也柵籠也纆繳繩也睆睆視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縉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繳繩既外內困獘如斯而自以爲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之中憂厄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爲得何異此乎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郭象注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疏）運動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曾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轉萬物生成也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化無方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款附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内服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智救時亦無滯蓄慈造弘博故海内服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无不靜

者矣任其自爲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秋冬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爲洞聖情之絶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爲以此而總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爲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疏）夫聖人以所以虛靜者直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爲善美而有情於爲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萬物无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斯乃自得也（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疏）夫水動則

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邪枉可爲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倣水取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言之義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疏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賾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疏虛靜恬淡寂漠無爲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歎無爲之美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爲平道德用茲爲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疏息慮故平至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也疏既休慮息心乃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眞實之道眞實之道則自然之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所以動疏理虛靜寂寂而能動斯得之矣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爲也則群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爲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則主上無爲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无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

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 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爲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爲自得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疏 此四句萬物根原故重舉前言結成其美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疏 夫揖讓之美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南面北面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 用此無爲而處物上者天子帝

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疏 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翫山水從容閒樂是以天下隱士無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弥無爲而弥尊也 疏 進爲謂顯迹出仕也

夫妙體無爲而同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政績是以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无爲也而尊 自然爲物所尊奉

疏 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爲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疏 夫淳樸素質無爲虛靜者實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 夫靈府明靜神照絜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疏 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疏 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懽仰合自然方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吾師乎鏊萬物而不爲戾 變而相雜故曰鏊自鏊耳非吾師之暴戾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生靈假令鏊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裁而非義也

疏 鏊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爲師再稱之

澤及萬世

而不爲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疏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闔天地造化蒼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滅不生■復有何夭何壽也郭注云壽者期之遠耳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疏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以生化爲巧萬物以自然爲用生化既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爲之妙耳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即知生死無生死故其生也同天道之四時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也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疏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與太陽合其波流故知天樂者无天怨無人非无物累无鬼責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非我冥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何鬼責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一也疏天地以結動靜無心之義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疏境智冥合謂之爲一物不能撓謂之爲定祇爲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

既無鬼責有何禍祟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一心定而萬物服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靜爲躁君故萬物歸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亭毒群品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无爲爲常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

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爲盛德如此堯之爲君也无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君上無爲智照寬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爲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爲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爲有事勞逸殊塗故古之人貴夫无爲也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

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疏）無爲者君德也有爲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爲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爲則君濫臣道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爲之言不可不察無爲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爲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无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今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

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疏）夫處上爲君則必須無爲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爲臣亦當親事有爲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疏）謂三皇五帝淳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二儀而垂拱無爲委之臣下知者爲謀故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疏）宏辯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自言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

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爲焉哉玄默而已故老經云是謂用人之力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帝王无爲而天下功成功自彼成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生任萬物之自爲故天下之功成矣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疏夫日月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莫神於天囊括川原包容岳瀆運載無窮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

焉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配合之無爲也疏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疏達覆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循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人群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葉行於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疏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爲而奉上簡要故無爲而御下也末也疏五兵者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逮德下衰則

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疏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殘戮辱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墨三刖四宮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浮偽日甚故設刑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爲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疏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筭度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爲治末也

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疏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上調陰陽下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

毛鍾鼓者也自三代以下澆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弃雲韶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盛飾容儀既非咸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疏絰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腰二俱有絰隆殺者言禮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哭泣衰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疏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術能也心之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疏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中古有之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疏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疏天尊地卑不刊

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次序慤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疏夫春夏盛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疏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疏宗廟事重

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爲尊卑鄉黨以年齒爲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之必然故云大道之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 議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所以取道爲有序 疏 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 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爲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 先德後仁先仁後義故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疏 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 疏 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無所復改 疏 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僞情以要令聞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 原者恕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而不無其愆過故宜布之愷澤宥免其辜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 疏 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是非以爲鑒誡也

是非已

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疏是非既明臧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黎元也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官各當其才也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爲治方者智之明暗安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其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己効人矜夸炫物也必分其能無相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必分使之易業疏如器無不調適也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名則名過其實今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其名也以此

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疏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爲臣事上爲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疏至默無爲委之群下塞聰閉智歸之自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書既遭秦世焚燒今撿亦無的據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

後之序也 疏 夫爲治之體必隨世汚隆世有澆淳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疏 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形名以爲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爲宗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疏 速論賞罰以此馭時唯見枝條未知根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

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治人者必順序 疏 迕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迕逆物情適可爲物所治豈能治物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治道先明天不爲弃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疏 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度非知治之要道也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疏 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識通方悟於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寄此事於群才斯乃畜下也 疏 重疊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群才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

心何如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爲帝王之法若爲用心以合大道也堯曰吾不敖无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疏敖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殷勤教誨不敖慢弃舍也故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敖亦有作敖字者今不用也不廢窮民恒加恩也疏百姓之中有貧窮者每加拯恤此心不替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愍善嘉養恤也此吾所以用心已疏已止也總結以前用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疏用心爲治美則美矣其道

狹劣未足稱大既領堯荅因發此譏堯曰然則何如疏堯既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寧靜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爲而自然也疏經常也夫日月盛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堯曰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疏膠膠擾擾皆擾亂之貌也領悟此言自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撝謙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疏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

子之盛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夫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疏）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群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歎美其德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疏）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爲其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爲者哉蓋無心順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疏）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覩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爲將來君王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聃爲周徵藏史猶今之秘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室版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疏）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繙十二經以說（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易道此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委曲敷演故繙覆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謾大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

義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盈切要而論莫先仁義也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疏問此仁義率性不乎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天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眞性又將何爲是疑之也邪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疏前言仁義是人之眞性今之重問請解所由也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疏愷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爲世教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疏噫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僞故興噫歎以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无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疏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何公之有邪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疏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治矣牧有本作放字者言君王但放任群生則天下太平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

列矣疏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措意妄爲矜矯也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皆已自足疏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群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己至矣不待於兼愛也疏循順也放任已德而逍遙行世順於天道而趨步人間人間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無由得之疏偈偈勵力貌也揭擔負也亡子逃人也言孔丘勉勵身心擔負仁義强行於世以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覔亡子是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去道彌遠故無由得之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眞矣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眞性不明過由仁義故發噫歎總結之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趼脚生泡漿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德故不辭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敢息塗路既遥足生重趼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也疏昔時藉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菜嫌其穢惡故發此譏也而弃妹之

者不仁也無近恩故曰弃疏昧猶昧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弃而不教豈曰仁慈也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恒有餘疏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槩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藉且大聖寬弘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爲非細碎之間格量真聖可謂以螺酌海焉測淺深也而積斂无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疏既有聖德爲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涯峙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老子漠然不應不以其言槩意疏塵垢之言豈曾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懷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疏郤空也息也昨

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方覺已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竦心之空矣不識何邪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脫過去也疏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汝何爲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再受其殃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

馬我終不拒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尚不諱而況非乎

吾服也恒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聖故能制服身心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有爲爲之則不能恒服 疏 言我率性任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其有作豈曰無爲

士成綺鴈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慙愧於是鴈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仍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疏

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安之貌 疏 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夸駭於人自爲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衝然衝出之貌 疏 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眄右睇目盱充詘也

而顙頯然高露發額頯高亢顯露華飾持此美之貌 疏

而口闞然虓豁之貌也 疏 郭注云虓豁之貌也謂志性强梁言語雄猛夸張虓豁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蹝跂自持之貌 疏 義宜也蹝跂驕豪實乖典禮而修飾容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 疏 形雖矜莊而心性諠躁猶如逸馬被繫意存奔走

動而持不能自舒放也 疏 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每事拘持

發也機趣捨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而發其發速也 疏 不能虛遣違順兩忘而猛速有類弩牙

察而審明是非也 疏 明察是非域心審定

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疏泰多也不能忘巧忘知觀無爲之一理而詐知詐巧見有爲之多事凡以爲不信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疏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眞實之德也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疏竊賊也邊蕃境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蕃情蠹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猥亦然舉動睢盱猶如此賊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爲夫子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大故知備在萬物廣

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二儀故廣廣歎其寬博淵乎美其深遠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神人誰能定其粗妙邪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忘已即動即寂何四海之能累乎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靜而順之疏棟權也偕俱也社稷顛覆宇內崩離趨世之人奮動權棟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也審乎無假而

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不關情財利豈能遷動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真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疏雖復握圖御寓總統群方而忘外二儀遺弃萬物是以爲既無爲事既無事心閑神王何困獘之有通乎道合乎德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斯冥符也退仁義進道德也賓禮樂以情性爲主也疏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淳和擯禮樂之浮華主無爲之虛淡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爲也疏恬淡無爲而用不乖

寂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識見浮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來以爲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疏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疏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意言之表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末世之人心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貴之我猶不足貴者爲言書糟粕非可

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借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則知者不言言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知之意也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聾俗愚迷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桓公讀書於堂

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雕斫也釋放也齊君翫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公曰聖人之言也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公曰已死矣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醇酎比乎道德糟粕方之仁義已陳芻狗尚曾何足云桓公曰寡人

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委之夫輒敢議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罪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牢固若使得宜則口不能言也況之理教其義亦然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

物各有性教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學之無益也扁之子亦不能稟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免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効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令人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郭象注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地

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孰主張是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爲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也孰維綱是皆自爾山岳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者誰乎哉各自行耳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筭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霄暗昧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序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也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爲各自爾也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爲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肇故知二者不能相爲孰隆施是疏隆興也施廢也言誰興雲雨而洪注滂沱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疏誰安居無

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疏 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裡或噓吸而在山中拂披升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爲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

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 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 巫咸神巫也爲殷中宗相招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

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具足何爲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 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爲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 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

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順其自爾故也 疏 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

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盈字蕩方欲決己所疑故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曰何謂也疏太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疏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此乃眞仁何勞再問曰請問至仁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旨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太虛而同體混萬物而爲一何親疎之

可論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疎也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爲其顯折義列下文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疏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疏商湯之問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方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疏郢地居南冥山在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解故皆以敬孝易以愛孝難疏夫敬在形迹愛纔本心心由天性故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忘既勝愛有優有劣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疏夫騰蝯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

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之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疏夫兼忘天下者弃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玄之又

玄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疏遺忘弃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忘其德任物不爲斯解兼忘天下難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適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群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失於江湖乃思濡沫疏太息猶嗟歎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而不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陳迹乎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疏悌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僞情勉强勵力捨己

効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除弃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疏并者除弃之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爲身也身猶忘之況爵祿乎斯至貴者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爲寶縱令傾國資財亦弃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已名譽是去矣疏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令聞聲名視之如涕唾也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皆成閒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

於洞庭之野疏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和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疏怠退息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蕩蕩乎其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三不自得坐忘之謂也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三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芒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

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疏殆近也奏應也徽順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黃帝既允北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於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疏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盛衰文武倫經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

但常任之斯至樂矣一清一獨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無聲之聲然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其卒無尾其始无首運轉無極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疏債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債變化之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爲常則所謂常者無

窮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疏順群生之修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所不周也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偏乃谷乃阬悉皆盈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疏塗塞也郤

孔也開心知之孔卻守凝寂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兌也以物爲量大制不割疏量音亮大小修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而從己也其聲揮綽所謂闡諧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也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名也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疏三光朗燿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忒也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止住也窮極也疏止住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恣使化去疏夫至樂者眞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之謂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爲也疏弘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逍遙無爲且吟且詠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言物之知

力各有所齊限疏夫目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限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前予欲慮之等文也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疏夫形充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隨體黜聰離形去智者也只爲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怠息此解第二聞樂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疏再聞至樂任性逶迤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遣怠故郭注云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調之以自然之命

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爲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其性命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和自然之性命也已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疏混同也生出也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布揮而不曳自布耳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幽皆而无聲所謂至樂疏言至樂寂寥超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屈於窈冥所謂窈極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

而深根寧極恬虖窈冥斯動而寂也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化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世疑之聲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鏡之象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徙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疏所言聖者更無佗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効稟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故有炎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疏炎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合也假欲留意聽之亦

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大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釋是故禍祟之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迹稍滅也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故懼心怠退其迹遁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疏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疏

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否邪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言仲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困窮顏淵曰何也疏問窮之所以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疏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樝梨第五猿狙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衍筥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篋筥之器覆以文繡之巾致齊絜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及其已陳

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弃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草曰蘇爨炊也眯魘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後弃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敖游居處寢卧其傍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魘故郭注云廢弃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佗妖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是非其夢邪（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孔子窮義也先王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爲教迹故集聚弟子敖游於仁義之域卧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事同孔子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刻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刻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曾困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獘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絶聖弃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弃即爲民妖所以興矯効之端也（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

衆極多謂之爲賊故興兵圍繞經乎七日粮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地豈非遭於己陳芻狗而魘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未足爲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疏此合諭也蘄求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

勞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疏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俛下捨放之則仰上俛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故無罪夫人能虛己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疏 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樂威儀不相沿襲美在逗機不治以定不貴蠻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疏 夫柤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噉嚼而皆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至於爲政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彼以爲美而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疏 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留豈得膠柱刻舩居今行古也 今取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猴狙之

異乎周公也 疏 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猴狙猴狖獸喻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猴狙不以爲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爲尊故毀禮服猴狙始慊其心弃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疏 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嚬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嚬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弥加愛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强嚬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弃之而遠走捨已効物其義例然削迹伐樹皆學嚬之過也 彼知矉美

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弃則醜人也疏所以猶所由也嚬之所以美者出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嚬之麗雅而不知由西施之姝好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載矣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疏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

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疏數筭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佗也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不佗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所以然者無佗由也故託孔老二聖以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亦不能止住於胸懷故知無佗也外無正而不行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不己者也故未嘗通也疏可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

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人顯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由外入者無主於中

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宜在心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命物二是毀譽今之所言是毀譽名也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取而天下亂也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起也仁義先王之遽廬也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

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責多矣（疏）蘧廬逆旅傳舍也覯見也亦久也夫蘧廬客舍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停久疵釁生聖迹留過責起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無常迹也以遊逍遙之墟（疏）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群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時游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恒逍遙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爲之境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疏）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逍

遙无爲也有爲則非任義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疏）只爲逍遙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己以爲物也（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游而任之斯真采也真采則色不僞矣（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而無假僞逍遙任適而隨化敖游也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疏）夫是富非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

譽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唯厭穢風塵擅滕榮利者故能弃之如遺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哀去所以憂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疏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暗唯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闚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怨恩取與諫教生殺人者正之器也疏夫怨敵必殺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佗臣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用之也唯循大

變无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則失正矣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人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變合於天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宋窴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能辯東西蚊虻嚙膚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爲害必臣況乎信非天理義不繹性捨已効

佗喪其本性其爲害也豈眯目嚙膚而已哉嚙齧也**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 仁義憯毒甚於蚤蚊憤憤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本亦作憤字者不審**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 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反冥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爲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 建擊傑然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己足**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 疏 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禀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黑白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爲黑也**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 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狹劣何足自多唯忘遺名譽方可稱大耳**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

不足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樸散淳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不談說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妙體窈冥迹散而起文章文章煥爛乘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予口張而不能嚌予又何規老聃哉疏嚌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暇聞規訓之言乎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開而不能合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疏倨踞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踞堂敖誕物感斯應微發其言予年衰邁何以教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疏澆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排三王爲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疏堯舜二人既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辛武王滸孟津而逆殷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疏三皇者伏犧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

之則強哭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強哭者衆疏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者降殺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父子兄弟更相親愛爲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毀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心浮競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華故與古之乖異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

競教速成也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則人始有夭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疏分別既甚不終天年夭折之始起自虞舜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疏去道既遠澆僞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爲禍變廢無爲之迹興有爲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爲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兵刃所加必順天道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疏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素秋雖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也人自爲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獘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

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爲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非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競起其作始有倫九流爭鶩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爲婦而上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爲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何言哉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疏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主發憤而傷歎也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疏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爲無爲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爲之不明山川乖離岳瀆爲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爲之愆敘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无恥也疏憯毒也蠆蠆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

為毒也甚於蠆蠆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況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愧也

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疏蹙蹙驚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邈排擯五帝指斥三皇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蹙蹙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

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鵲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

有遥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无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疏鵲居巢内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爲牝牡蜂取桑蟲祝爲巳子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怜幼故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久矣夫

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五